

邢
院
生

著

文 令



5

女 伶

邢院生 著

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河北省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3.375 字数268千字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000

ISBN7-5075-0025-X/I·10 定价：4.15元

· 内 容 提 要 ·

《女伶》是《动荡三部曲》之二。之一《叛女》于一九八二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四次印刷，共五十万册。《三部曲》的故事既有连续性，又能独立成书。

润格的丈夫江放，因军阀内部矛盾而被捕。润格带着女儿江风到南京，和地下党杨维林接头。把江风寄养在杨维林与欧阳墨竹夫妇的诊所里。自己浪迹天涯，以女伶的身份，帮助地下党工作。不久，江放被组织营救出狱；接润格母女回北平，秘密藏身养伤，伺机东山再起。

日本豢养的汉奸黄子廉和奎嘴虎常去利通饭店女相师金倩的相馆，地下党让润格结识金倩，以便刺探情报。

孤女柳文如被金倩攫为己有，柳文如经受不住虐待，服毒自杀，遇救后投奔“能降得住金倩”的黄子廉之妻王国玉，以图来日报仇。

日伪庆祝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的成立。令润格演出“四郎探母”，润格制造翻车事故，临阵脱逃，触怒奎嘴虎。

七·七事变后，日寇血洗南京，杨维林为了救一个女孩，不幸罹难。事后方知救的是黄子廉的女儿。欧阳墨竹到北平雅叙园舞厅伴奏为生。黄子廉请她教黄家四个子女拉提琴。欧阳借机教导黄伯云辨别是非，黄伯云成了黄家的逆子。被黄子廉发觉而将欧阳暗杀。

江放于七·七事变前夕组织抗日力量，离开北平，抗战中没有执行“不抵抗”的命令，被关进重庆监狱。局势紧张，组织

让润格协助将两名地下党员转移到解放区。

黄子廉向江风求婚，遭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柳文如帮助江风避难到天津。黄子廉以“私通八路”罪，将润格关押在日本宪兵队灌凉水，受酷刑。突然，离散多年的前夫之子奎纲“探监认母”。奎纲在特务组织“不许良心抬头”的纪律与母子之情的激烈斗争中，一时精神错乱，掐死润格，待他醒悟时，已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1

失去的，莫追悔

失去的，已经来不及追悔；未来的，一定要珍惜。然而，人们却偏偏在失去之后，才意识到幸福的真正含意。

一群强盗象是骤起的飓风，在平波如镜的海洋上，掀起万丈怒涛。顿时，崩云屑雨，劈面而来。清澄宁静、旖旎潋滟的风光变成狰狞可怖的地狱。

在一个不幸的夜晚，强盗们闯进了江放和润格的家园，夺走了江放，洗劫了财产，幸福的破灭就在顷刻之间。

人生逆旅中的跌宕，构成错综复杂的命运。命运之神正象反复无常的海洋，高兴时，潺潺涓涓，诗情画意；翻脸时，恨不能把整个世界卷入海底。然而尽管它残酷暴戾，却不能随心所欲地将一切的一切吞没沉沦。浩劫之下总会有劫后余生，敢于和惊涛骇浪搏斗，游向彼岸，又获新生。命运之神操纵不了强者的命运，只好认输……

润格坐在书桌前，双手托着沉重如铅的头，过早出现的几根白发，在一束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比黑发粗壮而触目。为什么失去生命力的东西，反而这样耀武扬威？一切都反常了，不可思议的反常！

润格两眼茫然无绪，潜藏着胸中的郁积。经过极度悲怆的折磨，变得平淡的脸上，犹如遭受飓风冲击过的大海，精疲力竭，无声无色。墙上只剩下一个陈旧的挂钟，钟摆悲抑的滴答滴答声，伴随着女主人深微曲折的幽怨心曲，一步一步，走着艰辛的历程。

室内满目杂乱，碎纸头和破照片扔了一地。墙根堆放着一箱箱、一包包捆好的行李和箱笼。

几年没粉刷的墙上，残留着长方形、正方形和圆形的痕迹。那方形，是明代陈洪绶的木版画《行吟泽畔》的遗痕——被昏君楚顷襄王放逐的诗人屈原，借吟诗直抒其激愤。木版画被强盗们摘去，但清癯憔悴的屈原，头戴切之冠，腰佩长剑，着宽服，袖手胸前，意态轩昂，踽踽泽畔，虽被放逐而未消沉的形象，依然留在润格的脑海里。旁边两个长条，是郑板桥的一副楹联：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。这是江放最喜欢的楹联。在他看来，这副楹联，说的就是路拾遗和杨维林等人的所作所为。他常对润格说：做人要象高树迎风傲立，莫管它残秋向尽，金风劲吹，“向来冰雪凝严地，力斡春回竟是谁。”可惜江放言犹在耳，人却不知去向。

高妈拿着扫帚轻轻进来，看看润格，摇摇头，从心底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：

“唉！完了，这个家散了，好端端的家业让一群土匪给毁了。润格还象小时候一样地云山雾罩，想起一出就是一出。姑爷出了事，要想法子搭救才是，干吗非上南京？人家管那地方叫石头城，这石头城哪比得上咱们北京城！到了石头

城，谁也不认得，成了睁眼瞎、没脑袋的苍蝇，瞎折腾个什么！瞧瞧，这一大堆东西！俗话说，破家值万贯，将来再置备齐全，可就不易喽！……”

高妈轻轻地把碎纸屑，往一块归掇，心里埋怨着润格。

五岁的小姑娘江风来找高妈，看见满地的破东烂西，引起她极大的兴趣，立刻蹲下来，随手翻弄着，从一堆破纸里捡出一个满脸污泥的小娃娃，她拍拍土，把它搂在怀里。虽然这是她早已厌倦了的玩具，但多日不见，竟象老友重逢一般高兴。另一只手继续在乱纸里翻寻。翻出一张画，画面上是翩翩堂前燕，遥遥千里迁飞，上面题着一行字：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小风端详着，微笑着扬起这张画，要给娘看。谁知被高妈一眼瞥见，向小风使了个眼色，用身子挡住润格的视线，把画抢过来，藏在大襟下。原来这张画是小风的爸爸江放在家度假时信手涂抹的。见物似见人，高妈怕润格见画忆亲人，又添愁绪。懂事的小风象闯了什么祸似的低下头去。

“喂！卖大小——小金鱼来！”门外卖金鱼的小贩一声吆喝，把小风召唤了去。

“青韭呀，芹菜，辣椒呀，嫩黄瓜——”卖菜的把“瓜”字拖得很长。

高妈放下扫帚正要去追小风，同时也想买些青菜；这时，街上打鼓儿的敲着小皮鼓，引起润格的注意，吩咐高妈把收买估衣旧货的叫进来。

高妈略略迟疑，想告诉润格“买仨，卖俩，当一个”的道理。总督的闺女，师长的夫人，润格一向过着舒适的日

子，不知道旧货商的贱买贵卖坑害穷人的事情。但是继而一想，润格的丈夫江放被人诱捕后，家里被他们抄了个底朝天，值钱的全都掠去，剩下这满屋子东西，不卖又带不走，也只好卖给打鼓儿的。

时钟敲过八点。润格仰头看看孤零零的旧钟，心中不禁凄然。对正往外走的高妈说道：

“待会儿，张元就来了，这些木器和盆盆罐罐全都让他拉走，剩下的破烂，乡下用不着的，全卖给打鼓儿的。”

润格昨天打发车夫刘三下乡，叫高妈的侄子张元赶着大车进城接高妈回乡下。这次去南京，吉凶未卜，怕高妈跟着受罪。当年，高妈为了到托府当奶妈喂养润格，饿死了亲生骨肉。丈夫因痛子心切，积忧成患，扔下高妈，过早谢世了。润格每想起这件事，就感到自己在高妈身上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愆。虽然那是润格的继母，依仗托府的豪富，把她强拉来当奶妈的，润格却把这笔帐记在自己身上。嗣后，不但视高妈如亲生母亲，而且把她的亲属都当成自己的亲戚，逢年过节必然派人带着礼物下乡去探亲。有时候，润格也亲自去探望。随着岁月的流失，润格按月在银行里为高妈存下一笔养老金。最近又给她买了一口杉木十三圆的寿材，还带着高妈挑选了名贵的衣料，缝置单、夹、棉等可心的寿衣。为了死后成殓不受冻饿之苦，高妈闲暇无事时，自己做了“纸钱”封好储存起来，这些事最让高妈高兴，乐得几天合不上嘴。她认为今生的不幸，是命中注定，天命不可挽回，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托生。

八仙桌上摆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红红绿绿电光纸的商

标，金字闪闪。屋里纷纷乱乱，很不相称，润格虽然痛不欲生，但还没忘打电话给几家有名的老字号，叫他们挑选上好的实惠货色，送给高妈的侄子张元和街坊邻里，拜托他们好生照顾高妈。高妈看见这些包装得周周正正的礼物，顿时增添了许多惜别的伤感，一种不祥的预兆紧紧的抓住了她，使她心如火燎，决心不回乡下，跟着润格去南京。

润格的落生就注定了高妈的厄运。三十五年前，托府派人下乡给总督的掌上明珠润格寻觅奶妈，夫人交待要找个干净利落、聪明憨厚的人。身体健壮要看牙齿干净整齐，眼睛明亮说明心胸坦荡。因为婴儿吃奶妈的奶，不单纯为了营养，而且要注意潜移默化。为了女公子的健康和性格，要不惜代价地去挑选。这样苛求，可苦了帐房和管事先生。他们走访了几个村子，都不见合适人选，正在灰心丧气的时候，闯进了张家。见产妇张高氏穿着敝旧而整洁的衣服，见人落落大方，口齿清晰，说话憨直而亲切，把一间贫寒的陋室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尿布洗得能见布丝经纬。管事先生一眼就相中了，向张家说明来意后，产妇张高氏收敛了笑容，立即说家中虽然箝瓢屡空，生计艰难，但不愿弃家别子去伺俸权贵。帐房和管事先生竭尽三寸不烂之舌，苦口相劝。产妇念及濒于饿死的润格嚶嚶啼哭，终于动了恻隐之心，不得不扔下怀中嗷嗷待哺的亲生儿子，来到亭台池馆，华美可翫，幽亭雅榭，赏财巨万，僮仆成行，礼仪繁缛，趋时奉势的阔阅世家。然而，无论是庭院里馥郁的丁香，或是玫瑰的芳菲烂熳，都掩盖不住府上那股陈腐发霉的气息。无论是活生生的人，抑或鲜灵灵的花木，只要移植这里，就象一把无形

的巨钳，钳住咽喉，丧失原有的活力，与府里的死气沉沉融为一体。

府里称张高氏为高妈。厨房大师傅给她熬猪蹄，煨鸡汤，都是要喂饱这头乳牛，挤出奶来喂养富贵人家的千金。高妈明白这一点。每当她抱起润格，就想起自己的骨肉，不由得心头泛起无穷的怨恨和辛酸，珠泪连连。她讨厌这个吸血的婴儿，……想到恨处，恨不得把她摔出去，逃回箪瓢苦日，囊篋罄然的贫困家园，抱起依栖在古庙旁边，茅屋里的小儿。然而托府的金钱势力，筑起四堵无形的高墙，卑微而安分的高妈，纵有大鹏冲天之翼，恐怕也难展翅飞去。

润格寻觅的目光找到高妈时，亲昵甜美向她微笑。这天使般的笑容使任何铁石心肠的人，也不能不为之悸动，更何况一个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！她暗自垂泪，把婴儿搂在怀里。她看见润格如饥似渴地、用两只小手捧着自已的乳房吮吮，便情不自禁地在婴儿娇嫩的前额上，印上一个充满母爱的吻。桃花开，李花落，日月穿梭。高妈用心血灌溉的幼苗，依偎在自己胸前，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震动母亲心弦的音节：“妈妈”。那一刻，高妈完完全全投降了。命运从此把她们“母女”紧紧地拴在一起。以后的日子，就是跟着润格操心，天天呵护着她。上学堂，逃学，淘气，偷着上戏园子听戏，润格挨继母骂，高妈也得奉陪洗耳恭听。过了及笄之年，润格嫁到天津奎府。高妈作为陪房女仆，也陪嫁过去，帮助抚养了润格的儿子小纲和女儿黑妞。奎家公子的荒唐堕落，和婆母的骄横肆虐，迫使润格冒犯天下大不韪，毅然出走，给高妈留下一双儿女，也留下无限愁怅。

小纲被北京一个有名的赌棍奎大爷抢走了，这事让高妈牵肠挂肚，夜夜难眠。黑妞出麻疹转肺炎，病死在她父亲续弦时的洞房花烛夜，象是摘了高妈的心。高妈伺候了他们三代人。最初是被迫而来，由于疼爱润格，逐渐唤起发自内心的情愿，现在她遭了大难，更应该和她同呼吸，共命运。

润格从奎家出走后，总督府的继母借口怕败坏托家的门风，不予收留。“哑叭”丫头荷芳向润格倾述了埋藏在心底二十三年的秘密。原来润格是河南逃荒女所生。逃荒女被卖进托府，被托方总督相中，收养在托府花园旁边一个小跨院里。光绪二十六年，皇上差遣托方出洋考察，夫人送别丈夫后，发现逃荒女已怀孕，便不动声色等待婴儿降临。一日清晨，大雪纷飞，托夫人亲自抢走了新生婴儿，用砒霜毒死产妇后，四处报喜婴儿为自己所生。婴儿生在雪天，老爷从海外拍来电报，给女儿命名为“润”取润泽大地，造福苍生之意。

荷芳装聋作哑，瞒过托方夫人，苟延残喘二十三年，终于有机会把真情告诉润格。然而没有人能保护她生存的权利。由于畏惧托方夫人加害于她，便自缢在一株饱经风霜的老枫树下面。菊花低头，肃杀凄凉，横空雁阵，在为一个冤魂发出悲凉的哀叫。

润格离开奎家，又告别了托府，一任命运驱使，把她带到丰台。“活着，一定要活着！”于是女扮男装，在天祥戏园唱戏卖钱。这时巧遇江放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跟随江放参加北伐战争，在战火中生下女儿江风。在军阀内部的矛盾危及江放时，他辞职回到北平行医，一九三一年九·一八事变，

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，抗日救亡运动从城市到乡村，轰轰烈烈，江放参加了组织抗日的活动，一九三二年，两个冒充杨虎城将军的使者，邀请江放到北京饭店共商抗日救国大计，从此一去不复返。

人生的道路，如同大地上的河流，前途未卜，不可思议。经过沧桑变迁，有的河道被泥沙填没，有的却在激流的冲击下，河道由浅变深，从而开辟了新的河床。地下党员杨维林、路拾遗、张保华等人一方面布置营救江放，一方面给润格另辟蹊径。

“上南京，干吗不带我去？嫌我老，不中用了？”高妈想到这里，挺直了腰板，证明自己还矫健，她哪里知道润格担心到了南京又遇险情，再让她受连累。

车夫刘三跑得红头胀脸，到乡下把高妈的侄子张元接进城来见润格。

高妈丧子之后，把侄子张元过继膝下，每年见一次面。高妈平日时刻惦记着侄子和孙子，此时却嫌张元来得不是时候。因为张元的到来，意味着润格母女就要和高妈分手，高妈心里说：“张元白来一趟，我不能跟你走。”

润格热情地迎接张元，一面吩咐刘三快去沏茶，一面又安排刘三的媳妇做饭。

中年农民张元，上前一步单腿打千。行过礼后，棕褐色的脸上挂着憨直的笑容，站立一旁，手足无措。听到润格问起大人孩子的健康，又问到他的脚行生意时，他心满意足地说：

“托您福，要不是去年您给俺置了这辆大车，我也办不

起这个脚行，虽说赶大车累点，可比种庄稼强多了……”

张元搓着两只大手，两只脚一前一后地倒动着，不知道往下说什么好。高妈嫌他拙嘴笨腮，瞪了他一眼，正要下厨帮助刘三的媳妇刘三奶奶张罗饭菜，听见润格说：

“那就好，你既然愿意干脚行，我给你留点钱，再添个牲口吧。”

高妈站住了，“钱？哪儿还有钱，值钱的东西都让那群抄家的给卷走了。”

高妈的话没说出来，却招出来张元的话头，兴致勃勃地告诉润格，他挑牲口可是内行，毛色要水灵，牲口就壮实。

“要是再添个骡子，敢情好，那就大发了……”润格的好心引起张元的兴趣，一说就没完，把刚才进屋时的拘束一扫而光。

润格专注倾听的神情，更加鼓励了张元，越说越带劲。正说到高兴处，小风进屋打断了他的话头。亲热地叫了一声“嫫舅”。小风叫高妈为“嫫姥”，所以管高妈的侄子叫“嫫舅”。

张元脆脆愣愣地应了一声，就把小风叉腰抱起来，笑呵呵地看着小风：“姑娘，跟我下乡吧，乡下可比城里好玩多了，我带你去赶大车……”

“赶大车？”江风惊讶得眼睛都亮了，毫无顾忌地咯咯笑起来，“嫫舅，您带我上外院摸摸大骡的鼻子……”

“啊！”这回可轮到张元吃惊了。他知道小风最爱摸小猫小狗的鼻子。“摸骡鼻子，不怕它尥蹶子踢你？”张元轻轻地把小风放下，象放个玻璃娃娃似的那么慎重。然后拉着

她到外院去看骡子。小风咯咯的笑声留在润格耳边，润格出神地伫立在窗口，望着张元和小风的背影。

刘三进来，递给润格一个信封，说道：

“这是奚老板打发人送来的钱，是戏班里几位老板的心意。还说上回您跟他借的钱不用还了，往后什么时候用钱，打个电话就派人送过来，不要客气。”

奚老板是当代的著名须生，常和润格搭班配戏，明知润格的丈夫出了事，也不避嫌疑。在这世态炎凉的社会里，显出黎园同行的义气。润格感激地接过信封，掂在手里，很有份量，友谊比黄金更为珍贵。

刘三站在门边，似乎还有话要说。从昨天起，他就有一种欲说又罢，不说又憋得慌的神气，润格疑问的目光落在刘三有着浅白麻子的脸上，他不得不说了：

“您和江师长对我们的恩情，我这辈子也忘不了。四年前，要不是您跟师长收留我，我就得在大宅门的门洞里过冬。眼下还得绕世界寻宿呢。连个窝都没有，那儿还能娶媳妇。您跟江师长帮我成了家，给我买了车。唉！我家里那口子听说您要上南京，成天哭天抹泪的，舍不得离开您，我这心里甬提多么不是滋味了。心里有话，就象是茶壶里的扁食，倒不出来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你们两口子的事情不说我也明白。我平时急一阵，恼一阵，你们都别放在心上。倒是你们对小风一片疼爱之心，我和万里是感激不尽的。”润格和人说话，称江放的字，万里。“你往后少贪杯喝酒，喝多了对肝脏不好，喝醉了惹你媳妇不高兴，她跟你过苦日子不容易，要多体贴她

一点。我走后，你们两口子搬到奚老板家。管吃管住，给他拉包月，工钱跟我这儿一样。要是我还能回来，一定去接你们。”润格说完，返身进里屋，取出一大包衣服给刘三，叫他拿去给刘三奶奶穿。另外又给他一叠钞票，叫他垫补家用。

刘三急得两手往外推，连说不要，不要。

“这么好的衣裳，她上哪儿穿去。留着赶明给小风姑娘改改。让俺那口子一穿就腌臢了，那才叫拿茉莉花喂骆驼呢。”刘三把包袱和钞票一并放在桌子上：“这钱我就更不该要了，俗话说穷家富路，您留着在路上花吧。”刘三觉得自己没有把意思说全，又说“您唱戏受累的，挣这点钱多不容易，比不得师长在家的时候……”刘三突然想起在这个时候不该提江放，便赶紧煞住了话尾。

“拿着吧，唱戏挣钱，大伙儿都跟着受累。”

润格的诚恳，胜于千言万语。刘三深知润格的脾气，凡是经她决定了的事情，别人不大容易拗得过去，恭敬不如从命，刘三只好收下。

刘三在院子里，碰见小风和张元正往里院走。小风看见刘三，撇开张元，过来拉着刘三的大手，仰起小脸，笑咪咪地说：

“刘三，你也跟我们一块儿上南京吧，我还跟你喝酒玩儿。”

“哎哟，小姑奶奶，还提喝酒的事哪！去年那档子事，差点没把我吓死。你那天要是一睡不醒，我早就蹲大狱了。”

小风笑着拍打刘三，不许他再往下说，尤其当着嫫舅张元的面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他们说的是去年过中秋节发生的事。江放请客剩下半瓶白兰地，刘三如获至宝，慢慢地一小盅一小盅地咂摸着滋味。小风坐在旁边，看着刘三喝得津津有味，也闹着要尝尝，刘三用筷子蘸上一点酒，让小风舔，辣得小风吐吐舌头，可是她还要。一点一点不过瘾，索性把小酒盅倒过来，用酒盅的底盛酒给她喝。结果，舌头麻木了，脸上也渐渐地红晕起来。两眼睁不开，真的醉了，摇摇晃晃回到屋里，往床上一栽，脑袋沾上枕头，一直睡到第二天过午。高妈叫不醒她，心里直嘀咕，莫不是得了昏睡病，连忙把江放请过来。江放看高妈神色慌张，不知女儿得了什么怪病，心中也很焦急。走近床前一看，女儿熟睡无恙，呼吸中略带酒味，心中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并没有责怪刘三。刘三怔忡不安地出出进进，后来索性守在小风的床前，直到她睁开眼睛，悬到嗓子眼儿的一颗心才算落下。从此小风和刘三成了好朋友。

高妈出主意晚上合家吃饺子，她说元旦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义，上路远行也应取个吉利。乡下都说：“上马饽饽，下马面。”意思是送行上路吃饺子，下马到家吃接风面。谁知小风偏不爱吃，一口咬掉中间的肉馅，剩下周边的皮就不吃了。高妈看在眼里，并不勉强小风吃下去，而是慢条斯理地给小风讲故事。

“从前有个小孩儿，专爱吃饺子馅，一口咬个大月牙儿。肉馅入肚，把饺子皮顺手一扔。他的奶妈看在眼里，一声没言语，把孩子扔的饺子皮攥起来，用一根一根的线串起来

晒干。过了好几年，孩子长大了。他不学好，败了家，要了饭。有一天，天上下着鹅毛大雪，他又冷又饿，走啊走啊，走了半天不见人影，没有要到一粒米。倚在一家门口睡着了。这时候，从门洞里走出一位老婆婆，看着这个饿得皮包骨的人实在可怜。把他推醒，让进屋里，在暖和的炉子旁边，吃了一顿饱饭。这顿饭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香最饱的一顿饭。临走的时候，给老婆婆磕了头，道过谢，怯怯生生地问老婆婆吃的是什么“仙饭”。老婆婆笑着说：“这不是什么‘仙饭’，这就是你小时候扔的饺子皮。”高妈即席编的故事，道出暴殄天物的报应。

江风听完之后，一声不响，乖乖地把剩在碟子里的饺子皮统统吃了下去。

晚饭后，高妈郑重其事地告诉润格：

“明天打发张元回去。拉走的家具让他们给咱们保存好。我跟着你们娘儿俩去南京。甭说是石头城，就是上刀山入火海，我也不眨眼儿。你带着戏班，各处云游卖唱，谁管孩子？交给别人我不放心！”

糙糙几句话，胜似世界上任何谀词妙语，事情就这么决定了。